

叶君健全集

第九卷 儿童文学创作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九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录叶君健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共计四十三篇。

目 录

叶君健全集

第九卷

目 录

3

母校——写给小学的老师们	1
天鹅——写给幼儿园的阿姨们	10
葡萄	17
“哥儿们”	22
“秋儿”和他的画	28
玫瑰	32
斗蟋蟀	36
方方奶奶	40
燕雀的歌	44
月光下	47
阿姨的智慧	49
和好	52
刘艳	56
“鞠萍姐姐”	59
小母亲	62
新同学	70
旅伴	82
小厮辛格	95
画册	100
小仆人	126
妈妈	135
姐姐洛琶	144
小画家	169
戈旦村的聪明人	172
王子和渔夫	179
神医	200
一堆财宝	211

染工的造反	224
最后完成的婚礼	230
三个朋友	242
“傻子”	259
商人	271
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	286
真假皇帝	293
骑士	317
降伏喷火怪物的勇士	325
爱金子的国王	333
大地的女儿	338
两棵水仙花	345
潘朵拉的匣子	350
他向人间洒遍阳光	356
盗火者的遭遇	365
巨人和小人	373

母 校

——写给小学的老师們

校门一开，小学生们就像潮水似的拥进学校里来。安静地睡了一夜的校园，这时又醒转来了。歌唱声和笑语声充满了它的整个空间，呈现出一种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从六点钟开始，阮静华校长就伏在桌上处理这一天应办的事情，但现在她怎么也工作不下去了。外边的笑语声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她放下钢笔，摘下花镜，向校园望去。的确是节日景象。同学们都打扮得焕然一新：他们的脸洗得非常干净，连衣服也洗得非常干净。有一些同学甚至还换上了新衣，而且还熨得那么平整！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表现出妈妈的劳动、爱护和关心，”阮校长心里想，“所以‘六一’不仅是孩子的节日，也应该说是妈妈的节日。她们多么重视它！”

但是妈妈们在这一天并不放假。这座小学位置在一个工业区，他们的妈妈大多数都是工人，现在她们都正在工厂里工作，为国家生产财富。想到这里，阮静华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孩子们的妈妈，但却应该尽一个老师兼妈妈的责任。这时各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伍：有的准备去参加国际儿童联欢会，有的准备去游园，有的准备去看电影，有的准备去看木偶戏……阮静华的视线从那萝卜头似的一年级孩子慢慢地移向那已经长成了少年型的六年级学生。每个学生她都认识，她甚至还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和性格，特别是大家认为“有问题”的那几个学生，因为每次当级任老师谈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她总是细心地在笔记本里记下来，事后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她的视线在六年级第二班的行列上停下来了。这个行列里面缺少了一个学生。于是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小萝卜头的形象：短小精悍的张立明——或者照一些顽皮的同学们的说法：“耗子”。

“为什么张立明没有来呢？”阮静华问自己。

她的心也同时跳了一下。难道这个孩子病了吗？难道他最近又出了什么乱子，班主任李冰洁老师不敢叫他来吗？李老师是一个相当有成绩的辅导员，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特别是在纪律方面。纪律不太好的学生她一般是不敢让他们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的。张立明在这方面恰恰无法保证。他是一个生性好动的人，上课的时候总不免要搞点小动作，影响教室的纪律。最近两年来他还喜欢和某些同学闹别扭，上课时不是喜欢对他们瞪眼，就是暗地里诅咒他们。李冰洁老师曾听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汇报，阮校长也略有所闻。但今天是孩子们自己的节日，不让他参加，会刺痛他幼小的心灵的。

阮静华放下工作，急忙走到校园里来。李冰洁老师正在忙于整理六(二)班的队形。在她看来，队形是否整齐，就是衡量一班学生是否有组织、有纪律的标准。可是事情不凑巧，偏偏有个别的孩子在“立正”的时候“稍息”，或者把手伸到头上乱抓脑袋，或者捏着小拳头偷偷捅前面同学的后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谁也说不出一个道理，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手闲不住。要想下一两道命令就能使这类的孩子整齐地站着不动，那除非你是一个神仙！李冰洁老师现在可以说是汗流浹背了。所以当阮校长问起张立明为什么不来的时候，她显得有点儿不耐烦。

“曾经安排他去看电影，他说他不愿意去。”她用颇为急躁的声音说。

阮校长没有回答，轻轻地退了下来。她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会是这样烦恼。她自己也是一个老师，现在还在教课，而且计算起来，她的工龄要比李老师多好几年。她应该能充分理解和同情李老师的心境。她掉头向周围望了一下，三年级二班的学生还没有排队——他们是去看电影的，所以不是那么急。她走到这班一个叫做何五子的学生身边，低声叫他去把张立明喊来。何五子是张立明的邻居，他接受了校长给他的任务，回头就走。

“耗子，校长喊你，快跟我来！”他见到张立明的时候说。

张立明正伏在桌上抽噎，他一听见这个喊声就抬起头来，那双圆鼓鼓的、非常敏感的、但现在却充满了泪水的眼睛，瞪着比他低半个头的何五子，厉声说：

“谁是耗子？赶快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揍你！”

何五子冷静地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灰溜溜地走

开了。回到学校里,由于面子关系,他不敢把实情告诉校长。他只是说:

“他说他不来!”

“这样好的节日,单独一个人呆在家里干什么呢?”阮静华关心地问。

“他伏在桌子上哭。”

只有这是一句真话。但为了避免校长作进一步的追问,他连忙回到三(二)班的队里去。阮校长听了他这个无头无脑的报告,心往下一沉,再也没有作什么别的考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校外走去,她要亲自去看看。

事实上,何五子走开后,立明就再也没有哭了。他背靠着墙,把右手肘腕颓然地搁在桌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许多辛酸的回忆,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在他的心头上闪过。他记得很清楚,他升上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和五(一)班踢皮球的比赛。他本来是一个好动的人,平时对于玩球颇有点锻炼,而且由于他身材短小精悍,劲头又大,所以他盘着球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非常灵活,每射一球,总是命中,结果把五(一)班打输了。五(一)班守球门的同学是一个大个子。他觉得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居然被一个“小鬼”钻了空子,未免太寒碜了。他不禁怒气中烧,当时就给立明起了一个藐视性的绰号:“耗子”。看球的同学们经这一提醒,立刻就注意到立明的那个短小的身材,而且他这时恰好满身是灰——连头上都是灰,大家就不禁恍然大悟,认为这个绰号非常恰切,因此就都哄笑起来。从此立明在班里就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耗子”。

对于立明说来,这个绰号的确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无论从性格和为人方面讲,他和这个绰号所代表的那种阴暗、难看和害人的动物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那时他正在争取入队,已经递了四次申请书。他本来可以不理睬这个恶作剧的称号。但他是一个不大沉得住气的人。当顽皮的同学们在他背后偷偷地做出“吱吱”的耗子声的时候,他总想跑过去和他们打一架。当然,在老师面前他不敢这样做。但当老师一掉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就要对这类同学狠狠地瞪几眼,或捏个拳头远远地挥舞几下。老师有时也察觉到他的这种富于威胁性的姿态。在这种场合下,李冰洁老师唯一的对策就是提问他课文中的问题。他当然回答不出来。于是“吱吱”声便变成了公开的哄笑,而他在老师的眼中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好动”、“浮躁”和“不专心听课”的学生了。其实只要耐心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印象也不难纠正过来;但是不知怎的,这件工作当时忽略了,所以这个印象就一直从

五年级保持到他现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入队的事情自然也就“吹”了。每个学期他虽然照例要递四五次申请书,但每次总是石沉大海,没有结果。现在“六一”节——他在小学里过的最后一个“六一”节——到来了,没有入队的同学在前几天都已批准入队了,而他仍然是一个“光杆”,成了全班唯一的一个不能获得“少先队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学生。他望着日历上印着的“六一”两个大字,不禁又想要哭了。

这时外面有敲门的声音。爸爸妈妈早已经上工去了,会不会又是何五子来寻他的开心呢?敲门声停了一下,接着又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拖着懒散的脚步,轻轻把门拉开。他没有想到,阮校长会亲自到来了。他连连倒退了两步。这时他才明白,何五子刚才来喊他并不是撒谎。校长为什么这样急迫地要找到他呢?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背后告了他的什么状呢?他记起了,他最近一个时期心情烦躁,对待同学的态度不大好。但校长的面色似乎一点也没有要责备他的意思;相反地,她倒是满脸堆着笑容。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六一’节的活动呢?”阮静华一边问,一边静静地观察他的表情——她发现他那对可爱的大眼睛有些红肿。“没有你的节目吗?”

“有。”

“什么节目?”

“李老师叫我去看电影《风筝》。”

“为什么不去呢?”

“从前看过。”

阮静华沉吟了一会儿。她不敢怀疑立明过去是否真的看过《风筝》,但她知道,这个节目是专为哪一类学生安排的。六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大,一般都是安排去参加游园活动,只有个别身体不好或有病的同学才被安排去看《风筝》。阮静华深深理解李冰洁老师为什么要给立明安排这个节目的苦心。立明虽然身体很棒,没有任何病,但她害怕他和大伙儿在一道会闹别扭,因而影响到整个队伍的纪律和观瞻。当然,这种安排是完全从集体的利益着想的,但对一个年幼的同学来说,这样做妥当吗?

“李老师怎样和你说的?”阮静华又问。

“昨天下午讲完第三节课后她来到我身边,低声问我‘六一’节要不要去看《风筝》。我说不看。李老师就叫我回去温功课。”

“你回去了吗？”

“没有。‘六一’节快要到来了，大伙儿都高兴。我舍不得离开学校……”

阮校长现在才明白他那对美丽的眼睛今天红得像两颗石榴的原因。她立刻说：

“大伙儿都在等待你去参加‘六一’的活动，我就是专程来请你去的。”阮静华的声音这时变得更温和起来，“跟我来吧！晚了大伙儿就出发了。”

张立明用怀疑的眼光把阮校长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四十来岁的老教师仍然是堆着笑脸，像一个母亲。立明在她身上看不出任何虚伪的表情。他犹疑了一会，就用一块手帕把眼泪擦干，毅然地站起来，和校长一道去了。不过当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校园却空了一大半。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全都走了，只有几班低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动。阮静华皱了一下眉头，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但当她一瞥见三（二）班正在整理队形的时候，她的皱眉立刻就松开了。她带着立明走过来。何五子正在队里偷偷地朝着立明做鬼脸，嘴唇也在掣动，似乎想要发出一个“吱吱”声的样子。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这个声音，阮校长已经在对着他——不，对着整班的人——讲话了。

“同学们，”她的声音非常严肃，“你们马上就要去看电影了。今天电影院的小朋友一定很多。你们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有礼貌，给大家做个好榜样。我特地派张立明同学做你们的领队。你们知道，他是六（二）班的学生，不久就要毕业了，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你们的老大哥。我想他一定会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带领着你们，你们也一定会像小弟弟似的听从他的指挥。”于是她把立明领到三（二）班队伍前面来，低声地对他说：“好好地带领他们去吧。”

立明再也没有想到，校长会交给他这样一个负责的任务，而且是叫他在这样一个光荣的节日里去完成。的确，从来没有人这样重视过他，信任过他。他向整个三（二）班的同学们瞧了一眼。大家都在用着惊奇、但是肃然起敬的眼光望着他，连何五子也不例外。他的腰杆子直了起来。他觉得他在这一瞬间忽然成长了好几岁。他开始意识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对集体、对校长和对自己的责任感。这时三（一）班的队伍已经开始移动了。他向站在队伍最后边的三（二）班的级任老师投射了一个询问的眼光。这位老师已经体会到校长派立明来领队的意思，所以他没有作声，只是对立明点了

点头,意思是叫立明自己做主。于是立明把两脚比齐,面向着队伍,庄严地说:

“开步——走!”

接着他掉转身,雄赳赳地带领着队伍走出了校门。整个队伍在他这种严肃而又认真的带领下,也忽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谁也没有捣乱,一直走到大街上队形仍然保持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阮校长站在校门口遥遥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不禁发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正如阮校长所预料到的,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每次过马路,立明总是非常机警地注意前面的交通灯,决不让一个同学轻率地离开队伍或单独行动。跟在队伍最后面的级任老师看见他这样细心和认真,也就干脆让他负责到底,自己只在一旁监督。一路上队伍中没有任何人打过架或拌过嘴。在这种情形下,连平时爱逗他的何五子也变得非常老实起来了。到了剧院,立明仔细地点查了人数,然后又对每位同学做了适当的安排:那些长得特别矮小的同学坐在前面,那些爱讲话和喜欢搞点小动作的人则适当地被隔离开来。他自己选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以便于观察和照顾全面。灯光一灭,同学们全都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看戏,成为剧场里一个纪律最好的队伍。当然,他自己因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同学身上,没有看好戏,但他的精神是愉快的——恐怕是他最近两年来最愉快的一次。

他怀着同样愉快的心情领着队伍回来。在校门口他遇见本班同学在李冰洁老师的带领下也从另一条路上回来了。他们有说有笑,无疑地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他们一看见立明就愣住了,因为他们这时才忽然意识到这位同学今天没有参加他们的队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某些同学又在暗地里叫他“耗子”,弄得他不好意思和大伙儿在一道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大伙儿对他未免是太不厚道,太残酷了。一个人只顾自己一时的痛快,丝毫不考虑到别人的痛苦,这还成什么学生——而且是快要毕业的学生。大多数的同学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感到非常不自在起来。无疑地,他们是在心里责备那些个别顽皮的同学,也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集体。在这种道义压力之下,即使还有个别顽皮的人想偷偷地喊一声“耗子”,也不得不临时把这个绰号吞进肚皮里去了。至于立明呢,他现在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要作为一位“老大哥”,为三(二)班的同学服务到底。他继续有条不紊地把他们带进学校。当他的眼光和本班的同学及李冰洁老师相遇的时候,他

非常自然地对他们作出一个充满了自信心的友谊的微笑。

阮静华校长一直在校园里检查陆续回校的各班队伍。当然她也没有忽略三(二)班的到来。事实上,她早已远远地通过大门看到立明了。从他这一班同学的整齐队形,她已经看出立明没有辜负她的嘱托。所以当立明一走进校门,她就满脸笑容地走过去,像迎接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似的欢迎他。“你真不愧为一位老大哥,”她摸着他的脑袋说,“你看你的队伍多整齐。”这时立明低下头来,不知对校长说什么好。

这天晚上,温完了功课以后,立明像做了一场梦似的,呆坐在书桌旁回忆白天发生的事情。的确,这个“六一”对他说来简直就像一场梦,他真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心情的变化。他从悲观失望忽然变得乐观起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人理解他,信任他,交给他负责的任务。这岂不就是说明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么?他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充满了希望。是的,从明天开始,他一定要重新开始,争取做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少年。他记得他进小学没多久就喜欢做飞机的模型,从那时起他曾经多少次梦想将来成为一个能设计最现代化飞机的工程师啊!他是新中国的一个学生。新中国需要那些能使中国变得更新、更现代化的人。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他上床睡觉了。但是他怎样也睡不着。他的心平静不下来。一种迫切的要求和愿望逼着他忽然跳下床来,他拿出过去踢皮球的那股劲儿一口气又写了一张入队申请书。写完后他把它折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准备第二天交给班上的中队长。当他再钻进被子里去的时候,不知怎的,他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他第几次的申请,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希望不大的”申请,其作用至多不过是表明他还有向上的决心,它的命运可能又只是石沉大海,因为“六一”已经过了,接着来的马上就是大考,还有什么机会批准入队呢?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他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去想。毕业考试跟着就到来了。他决心要争取考一个好的中学——一个离他住家的这个地区很远的中学,那里将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他在那里将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思想像一颗定心丸似的,使他变得沉着起来。他要专心温习功课。

不久,历史提前考试了,自然也提前考试了。考试的成绩不出他自己的

估计，两门都得到了一百分。对于他说来，这自然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他平时的功课总是考得不太好。因此这件事就成了班上的头号新闻，阮静华校长也知道了。在语文和算术大考——也就是毕业考试的时候，她亲自参加了监考。她特别注意立明交上的卷子，这也就是说，她不仅仔细地看了他的答题，也仔细看了他的字迹——因为字是否写得整齐也表示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看完以后，她忽然想起她刚才注意到立明的眼睛有点儿发红，是睡眠不足的样子。所以她连忙赶到教室门口，把立明喊回来，低声地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好好地休息几天，小学的功课全都结束了。”

是的，小学的功课全都结束了。但小学的生活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在全校暑假开始的头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去参加过中队日的活动。他起初感到有点惊奇。但仔细一想，大家在一起读了六年书，在全班还没有分散以前，欢聚一次也很合理。他作为班上唯一的非队员参加这种活动，自然不免感到有点儿别扭。不过，他对于小学六年的生活并不是没有留恋，并不是不感到惜别，所以他终于还是打起精神，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按时前去了。

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好不容易来到集会的地点少年宫。但是时间已经够晚了。大家都在等着他。这使他感到怪不好意思。他像一个做过错事的人，腼腆地挨进门去，站在一个角落里，头也不敢抬起来。

“立明，到这边来！”这是李冰洁老师的声音。

立明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一点也不错，李老师正站在台上。更使他惊奇的是：中队旗手也站在台上，并且高高地举着队旗在等待着他。他怀着迷惑的心情一步一步走进去。全场的人都鸦雀无声，他可以听到自己的步子的声响。他走到台下的时候，发现这位一贯对他非常严肃的李老师现在是满脸笑容，热情地伸过手来要和他握手。

“昨天晚上你的入队申请被批准了，”李老师说，“因为时间太晚，来不及通知你。今天在中队日开始活动以前特别给你戴上红领巾。”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立明做梦也没有料到。老实讲，李老师自己也同样没有料到。根据她的经验，至今还没有一个事实上已经毕了业的学生又回头来戴上红领巾。为了这，头天下午她曾和阮校长有过一番相当激烈的辩论。阮静华知道立明在大考之前递过一次“希望不大的”申请书。辩论就是由此而起的。李冰洁老师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立明不够入队的

条件。她的理由是：他固然有进步，但表现的时间太短。此外，他的纪律仍然不太令人满意——甚至在最后几天他有时还坐不稳，不是把腿伸到桌子外面，就是把脑袋掉过去看别的同学。“对，纪律是很重要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阮静华校长说，“但我们不能等待一个孩子变成了小老头以后才算完成了他对于纪律的考验呀。把功课做好——这本身就要求有相当严格的学习纪律。你不能不承认，从立明的考试成绩看来他在这方面有惊人的进展。我想我们看问题应当全面。他究竟是一个孩子呀！”当然这只是辩论，不一定要做出什么结论。如果要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那是应该由李老师自己来做的。不过现在的事实证明，她已经做出了她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来，和我一道宣誓吧，”她对立明说，“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先队员了。”

宣誓完毕以后，整个中队都沸腾起来。甚至平时和他闹过别扭的同学也都跑过来热烈地对他表示祝贺。但不知怎的，这时立明却说不出话来。学校对他的教育、关怀、帮助和鼓励，一直到他最后实际已经离开了学校的时候还没有终止。他感到说不出的激动，但是他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把他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他现在所能唯一做到的事情只是尽量噙住那像潮水般涌进他眼里的满眶热泪，不让它流出来，免得冲淡了这么一群可爱的同学的欢乐情绪。至于李冰洁老师呢，她一贯冷静的头脑这时也忽然感到意外地激动起来。她再也没有想到，她能从这个“有问题”的孩子身上学习到那么多从书本子上学习不到的东西。她紧紧地抚摸着立明的脑袋，像对一个小弟弟似的低声说：“你看今天大家为你感到多么高兴。把你过去踢皮球的那股劲儿拿出来参加大伙儿的联欢吧。”

（选自《天鹅》，长征出版社，1995年6月）

天 鹅

——写给幼儿园的阿姨们

池水真是清亮极了，像一面镜子。上面的蓝天像一个倒悬的大海。海上航行着一朵一朵的白云，白云下面飞翔着三三两两的燕子——这些东西，和岸旁的垂柳一样，全都在池水里映出来了。甚至小蕙自己的那个小红脸蛋也在水里映出来了。她本来是站在柳树下面吃饼干的。她一看到这种景象就停止了咀嚼，因为这时有一个问题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去了：这样静静的池水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热闹起来了呢？

“因为今天没有风呀！”水上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她低头一看，原来有一只白色的天鹅在向她身边游来。它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在望着她那副天真而又有点惊奇的面孔。难道天鹅是在对她说话吗？不，它的嘴只是微微地张着，并没有动呀。

“你在想什么呢，小蕙？瞧你手里的饼干快要掉下去了。”

可不是，天鹅是在对她说话呀。小蕙像发现了一件了不起的秘密似的，高兴得几乎要笑出声来。她现在明白了，天鹅和人不一样，没有嘴唇，只能老张着嘴让声音从喉咙里冒出来，好像是向人乞讨似的。

“你真聪明，天鹅——虽然你的样儿有点馋，”她说，“好，这块饼干就请你吃吧。”

于是她把饼干向空中一扬，天鹅立即从水上飞起，一下子就用嘴接住了。它衔着饼干，在她面前盘旋了两匝〔zā 扎〕，似乎是感谢她的样子；但它没有说“谢谢”，因为它的嘴现在张不开。它向海一样的蓝色天空飞去了。

小蕙不停地向它挥着手。当它的影子快要在白云中消逝的时候，她望着它的背影，留恋地说：

“多漂亮的鸟儿啊！要是你能留在这儿不飞走该多好！无论如何我明天还要到这里来。希望能再见到你！”

“小蕙，你在讲什么？”是姥姥的声音。

小蕙睁开眼睛一看，果然姥姥站在床前。姥姥一定起得很早，因为炕上她盖的那床被已经叠好了，而且屋子也收拾好了。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桌子。看样子她大概连早晨的稀饭也熬好了。小蕙觉得脸上有点发痒。她用小手搔了两下，这才发现她的脸上和枕头上全都照遍了热烘烘的太阳光。她睡过了时间。太阳早已经起身，在开始做这一天的工作，在发挥它的热量。小蕙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打着一双赤脚一骨碌跳下床来了。

“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呀？”姥姥盯着问。

“我在和一只天鹅说话，姥姥。”小蕙低声说，觉得怪不好意思。她本来打算今天早起，结果反而晚了。

“为什么睡得好好儿的，忽然要和一只天鹅说话呢？”姥姥又问，“你一定又是在做糊涂梦了！”

“说不定我今天真的会看见一只天鹅呢，姥姥。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说陈阿姨今天要带我们到动物园去玩吗？”

“啊，对了，今天是六一节！”姥姥说，“上了年纪，脑子不灵，听过的话转身就忘了。快去洗脸，不要上幼儿园晚了！”

小蕙连忙拿起脸盆到水缸旁去舀水。姥姥按照她的老一套规矩，先把桌子擦干净，然后把稀饭、烤好了的窝窝头和一盘咸菜端到桌子上来。吃完早饭，姥姥在衣柜里翻了一阵，想给小蕙换一件漂亮的新衣；但是她找了好久，始终找不出一件满意的衣服来。事实是，在药厂里做工的妈妈这些时候的生产任务非常忙，把女儿的节日忘掉了——不过小蕙也没有主动提醒她。她只是在临睡前对姥姥讲了讲。不过姥姥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可难住她了。“好在衣服究竟是次要的东西，”姥姥自言自语地说，“只要穿得暖，穿得干净就得了。”一般说来，姥姥的手虽然有点抖，但衣服却洗得非常干净。现在她就挑选了一件新洗的干净衣服给小蕙穿。这件衣服她还亲自熨过，熨得很平，连几个小补丁都看不出来了。

小蕙穿上这件干净衣服感到相当满足。姥姥当然很得意，因为这是她亲手洗的和熨平的。她特地亲自送孙女上幼儿园，分手的时候还特别希望她过好这个节日。小蕙向姥姥摆了摆手就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里去了。同学们都在围着陈阿姨说笑。小蕙这时才意识到，她换衣服花的时间太多，弄得迟到了。她有点难为情，因此，她就悄悄地走到一个角落里，在一张矮凳

上坐下来。陈阿姨是一个师范学校新近的毕业生，非常喜爱孩子。大家现在都争着要和她讲几句话，她虽然已经注意到小蕙的到来，因为分不开身，就没有招呼她。她想小蕙过一会儿准会挤过来，因此也就没有再理她。

“陈阿姨，瞧我的手！”一个小姑娘大声说。

陈阿姨把这个小姑娘的一双小手翻过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摸了摸她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笑了。

“今天你的手洗得真干净！”陈阿姨说，“你的辫子也梳得好看！是妈妈给你梳的吧？还换了新头绳，颜色和你的新衣服非常相称。”

陈阿姨的这番称赞引起了另一个小姑娘的兴奋。她一把抱住阿姨的双膝，仰望着阿姨微笑的脸，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意思很清楚：她也希望陈阿姨瞧瞧她特别为这个节日换的一身新装。

“你真像过节的样子！”陈阿姨满足了她的愿望，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这身衣服是新做的吧？我还没有看见你穿过它呢。花纹的颜色真鲜艳！”

于是她双手把这个小姑娘举起来，让大家能看见她的新衣服。这时有一个平时好动的男孩子也控制不住自己，劈头扑进阿姨的怀里，他的意图也很明白：他也希望得到陈阿姨的称赞。的确，他今天破天荒第一次约束住了他那双不老实的手。平时不管妈妈给他把脸洗得多么干净，他离开家不到两分钟就会把面孔弄成一个花脸。这次他连手上都是干净的，跟离开妈妈的时候没有两样。

“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你的脸配得上你今天换的这身新衣服！”

陈阿姨说完后就在他那白净的脸上亲了一下。

在这期间，小蕙和陈阿姨的预期相反，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她那角落里，没有凑上前来。事实上，她感到有点寂寞，因为她注意到了，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了一点新的打扮，有的人甚至连头绳都换了，扎上一个大蝴蝶结。只有她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相比之下，她觉得她太寒碜，丝毫也表现不出节日的气氛，虽然她节日的心情比谁都浓厚——她甚至今天早晨还做过节日的梦哩。难怪阿姨没有理她。于是她的头慢慢地垂下来了。她不敢看同学们，甚至阿姨和同学们的欢笑声她也不敢听了。

当然陈阿姨没有想到这一点。她越称赞孩子们穿得漂亮，小蕙的头就垂得越低。最后，小蕙的头低得几乎看不见，只剩下她那两根小辫子高高地

翘在空中。她觉得她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她想要偷偷地溜出去，回到家里抱着姥姥哭一场。是的，如果她挨着墙走，不弄出一点声音，谁也不会发现她的，因为她认为大家已经把她忘掉了。恰好这时候陈阿姨瞥见了小蕙头上翘着的那两根小辫子。她的心跳了一下，明白了小蕙独自孤零零地坐在那个角落里的原因。她不凑过来一定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穿新衣而在受冷落。她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损伤，她幼小的心灵一定在感到悲哀。怎么办呢？陈阿姨的心又跳了一下。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她只有感到不安，感到有点急。

她沉思了一会儿。于是她分开身旁的孩子，连忙走到小蕙身边来。她一把把她抱进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托起她的下巴，好使她低着的头能慢慢地昂起来。她热情地在她那抑郁的小脸上亲了一下。于是她把脸掉向大家，说：

“你们瞧，小蕙今天多么可爱！她这身衣服多么干净，多么整齐！她的辫子也扎得非常漂亮！”她又放低声音，对着小蕙的耳朵说：“这对辫子是姥姥给你扎的吧？”

小蕙点了点头。但她的眼光是怀疑的。她怀疑陈阿姨的话，她怀疑别人会不会相信。她偷偷地向周围的小朋友们瞧了一眼。是的，二十多对明亮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大家都似乎在奇怪，陈阿姨为什么忽然要这样对她表示亲切，而且还称赞她“可爱”呢？那些敏感的眼珠似乎是在说：“瞧她衣服上的补丁，这怎么可爱得起来呢？”

欢腾的教室忽然变得沉寂起来。这可叫陈阿姨为难了。她没有想到，她刚才对新衣的称赞现在却产生了这样的后果。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实际上是单纯把新衣服当作美的标准，而且无形地让孩子们接受了这个标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小蕙的确有她可爱的地方，有她特殊的美——朴素的美。

“你们瞧，小蕙多美！”她面对孩子们说，“她是这样朴素，这样自然，你们说对吗？”

孩子们思索了一下，又把小蕙仔细瞧了几眼。是的，小蕙一贯是朴素自然，一贯是干净整齐。现在她庄重地偎在阿姨怀里，经阿姨这一提醒，大家更觉得她是朴素自然，看上去像一朵小白花——一朵在各色花丛中盛开着的纯洁的小白花。